

光豐類藁卷第二十三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制誥擬詞

册

惟宋祖宗集大命開蹟垂統傳繼在予賴天之靈海
內和洽獲薦珪幣以為祭主惟先哲王享國君民必
有儲兩以相承翼所以奉天地嚴宗廟與民為依長
慮萬世也厥惟故典予敢不率咨爾其生材之卓絕
倫拔類覃訏岐嶷成於自然緝熙光明不繇外獎潛
德日茂敷聞下土將旌旌王組藩衛京師神示所毗戎

夏係屬宜執七鬯位以時定今遣某某立爾為某夫天下之本在太子太子之所務求諸已而已爾能明其心人不詔其孚爾能善其身人不戒其隨治亦多術矣要不易乎此也嗚呼匪得之難充之為難爾能服于訓辭以承我先后之流澤俾爾躬無疆惟休惟予及萬邦亦無疆惟慶豈不臚歟

王制一

昔大漢之興鑒孤秦之敝分土而開者九國當高祖之初同日而立者三王在孝武之世或支庶之踈屬或宗嫡之近親所以蕃輔京師承衛天子今朕按圖規地諏日定封推天性之厚恩本人倫之通誼以隆公室蓋率舊章某鍾氣至靈生材特異聰明先物不自於鑄磨孝愛絕人非繇於獎勵此服公主之寵仍分將鉞之崇休有顯聞洽於時論是用疇其爵邑列以真王建爾國家保茲東夏視侵威於宰席增衍食於爰田用強盤石之基實重維城之勢嗚呼冊之宗廟申戒曰其土風式是大邦親臨定其名號爾尚無作匪德以追配前人之休無從匪彛以答揚皇祖之訓俾人預懷榮之慶而身兼燕譽之祥王其勉之朕命惟允

王制二

昔周建親戚蓋五十三國以蕃輔京師漢封骨肉或連數十城以承衛天子所以強形勢固根本計慮深矣朕甚慕焉矧先帝之子朕之仲弟宜膺顯冊進啓大邦茲惟典常夫豈敢廢某淵靜冲約孝友忠篤不挾其貴以從匪彝不恃朕恩以作匪德奉法遵職夙夜小心王于雍邦滋久彌邵惟營丘之野臨淄之中太師呂尚之所建國兼岱及海天下重地是用立爾保茲東土三公之儀上將之節爰田真食備物寵章大告于廷咸以屬爾於戲書稱帝堯之德曰以親九

族詩美文王之聖曰刑于兄弟蓋教自上行愛繇親始先王之道不易之理也今予命爾不違茲誼尚悉爾心其勵相朕使黎民百姓於變時雍繇家及國罔不作孚以屏予一人填拊方夏實諉在王時其勉之

字本

王制三

天子支子若其母弟姬姓於周未有不侯劉氏於漢未有不王蓋親之欲寵其位愛之欲厚其財先王之法人事之理也某先帝少子朕之季弟聰明齊敏孝弟忠實富而能約不從以敗禮貴而能戒不恫以好逸畜學樂善厥德日新王曹積年遵職無懈惟斗牛

宏

之野太伯所開三江五湖其陽大海塩魚金穀天地
之藏茲用命爾式是南郊儀視三公任兼上將真封
衍食備致寵章於戲昔魯公於周大啓爾宇以輔王
室康叔於衛寔為孟侯以保乂民今朕順稽于古以
屬爾某爾尚念茲以祗厥服常棣之澤配前聞人維
城之休承我高后在爾勉矣往其欽哉

皇子制

朕受天命撫萬邦實承祖宗之盛德丕烈永惟先王
之典人君在位必蚤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為天下萬
世計也某粵初在母祥應先見誕始能言則岐則嶷
王封將位蕃輔京邑孝愛日裕温恭自然神靈所開
人望攸屬攷刺六藝主器以長生民之道不易之理
也其立為某於戲非朕私于子某惟宋高后之傳序
垂統朕不敢忽惟四方上下之所注心朕不敢距嘉
與海內同孚于休播告遐邇其諭朕意

贈第八皇子制

朕惟父子之親人道之極蓋父有天下而隆名重位
逮於其子此斯恩義之所始而先王之制不易之理也
至於禮命未及奄邁淪亡申以哀榮朕何敢廢皇第
八子某秀拔慧悟天質異甚不好戲豫安於靖恭謂

此宗本仍

及大成必爲國器蕃輔王室朕有望焉而屬疾久之醫禱備至不幸天闕痛何可堪其於陳迹尚存音容如接永言傷悼莫愬朕懷今有司上聞揆于公議謂宜秩以三事今于中臺爵之真王謚以佳號厥惟舊典朕豈能抑是用追錫備茲異數嗚呼生而有特出之姿不得遂其美歿而有非常之寵所以厚其終服我命書尚其不昧

王子制

朕隆於親親非特私恩而已所以教天下厚人倫也爾家慶所鍾王室之出列於使領茲惟異寵徃思報

稱待爾成人

韓琦制

躬閔廓之材體純一之德翊亮三后格于皇天惟初登庸合志皇祖仁民愛物日陳上前進賢退姦陰利天下側陋幽隱靖諸庸回削滅無類及受末命戡濟艱難以已徇時坐定大議天望人事昭無間然市朝不驚按堵如素海內萬里外薄四夷率職駿奔無敢先後昔三代遭變繼世之初干戈警備陳及門廷書之史官以爲後法以至兩漢嗣位則又閉城屯兵以爲故事未有兵藏於庫士散於家而傳序繼統中外

晏然。如今日之盛也。是繇列聖功德無窮之休。亦惟廊廟之上。遠畧大度。身任社稷。克濟登茲者也。

相制一

天有寶命。集于朕躬。惟用乂民。罔以自逸。敷求良弼。作為憑依。若園就規。若正識墨。今朕得士。諗于在廷。其廣博靜淵。密於世用。推其計畫。見於可行。攷其事。功效於已。試爾為爾。守宜立輔。朕茲用詔。爾位于東臺。嗚呼。自周衰以來。千有餘歲。先王之道。蔽而不明。振壞扶微。朕竊有志。尚懋朕佐。圖惟設施。參諸經訓。而不違質。諸時宜。而不謬。無崇小慧。以易大猷。無伐已能。以距衆善。惟賞刑在上。不可以僭。惟聰明在下。不可以拂。俾厥后克濟其任。則爾身永孚于休。其徃起哉。以承我祖宗之丕烈。

相制二

有為之君。舉賢以自助。有志之士。遇主而後伸。兩常相須。而相濟者。少。兩常相求。而相值者。寡。朕觀前代君臣之際。聖賢相與之盛。慨然忻慕。願比迹焉。今得其人。詔于爾衆。某行無緇磷。學有本原。材諳智謀。淑問惟舊。納忠左右。匪懈夙宵。蔽自朕心。命爾予翼。列予右相。進貳西臺。嗚呼。自道術不明。而世蔽滋久。法

度多缺而紀綱浸微。圖治者以古為迂。錯事者以苟為得。兵安於坐食而不合於農。士習於空言而不知為吏。禮義廉恥闕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任之以學。數而敗官。以墨者方興起之。以赴功而便文。自營者滋出。伊欲黜漢唐之淺陋。追堯舜之高明。尚懋相。予予忱不貳。使千載之墜振於一朝。上下之間配于前列。以揚我先后之光訓。亦績爾舊服之顯庸。

相制三

朕飭正三省綱理萬事。號令所出。本諸西臺閱審。駁論屬之黃閣。推而達之。則在會府。以其官之長貳皆

為任政之臣。鼎足居中。各遵其職。分守則異。合謀惟一時。予俊又宜就茲列某身篤學行。自幽而顯。宣力中外。績用彌邵。惟文昌政本。揆叙百度。介于左省。考慎朕命。圖濟厥服。爾其往哉。朕訓迪治官。順稽于古。使其體至大而統之。有要其事。至衆而舉之。有條不惟其文。惟其實。不惟其位。惟其人。爾允念茲。以勤予翼。蓋先代之法。存於籍者。既殘缺而難循。當今之宜殊於昔者。又舛違而易遠。酌是彛憲。成之甚艱。尚迪庶工。奉若惟新之則。亦未來世。預有無窮之聞。

節相制

古者出軍之法始於一井之間遣將之常甫在六官之內師田共務文武同方蓋丁發召之期則士就戎行而卿行於外已征誅之事則衆遵農畔而帥旋於朝歷世雖殊茲致惟一逮後王之更造開阡陌以居民隸伍符者身不受於一厘伏齊鉞者位不連於九棘其於荷戈執銳為王之爪牙立纛設旄為國之屏翰上下之任古今則同予得異能詔于在列某性資強毅識慮精通束髮脩身有恕已及人之志歷官行事有承流宣化之勤踐敷要樞之司更閱歲時之久嘉謀謹論簡在朕心庶譽善聲洽於輿論有國之典

宗本

以爵詔功宜疇厥庸爰啓爾宇建大將之旗鼓尸我一方賜諸侯之士田保茲東夏以董齊於軍旅以撫和於士民叅帝傳之寵名益戶封之真食兼隆異數獎勵茂勲於戲昔吉甫典兵萬邦為憲申伯作邑四國于蕃宜悉意於壯猷庶俾忠於前列答揚祖宗之訓予冀為衆得人夾輔邦家之基爾尚為時宣力

宗本

侍中制

舜用臯陶若股肱之承元首商咨傳說如舟楫之濟巨川蓋一體之相成或兩求而莫值肆朕纘極寤寐雋良果得異能屬之大任用揚孚號明諭在廷某行

蹈中和學通古。今從容應物有適用之材慷慨立朝
多據經之論比回翔於禁闈遂更踐於樞庭閱歲已
深服勞惟舊朕惟紀官之敝久廢於正名分職之殊
固難於覈實爲司祿之定制俾位號之無虛乃眷宗
丁宜加異數東臺管轄之任爰處於弼諧南宮喉舌
之司仍躋於端右體加隆之注意當益懋於壯猷於
戲秉國之均天下之所取正熙帝之載朕心之所仰
成使萬物各遂其生而一夫無失其所以輔予治往
惟汝諧

門下侍郎制

朕於天下之事以稟承處決屬之中書審閱駁正歸
之門下而使尚書推而行之此三省所以異任而相
成故長令僕射皆宰相之任而左右省侍郎所以貳
之蓋謹其名者固將循之以稽其實也必使位無虛
加人無虛受以脩國家之務然後稱朕意焉某明允
脩潔學通今古以風力之敏見於績用以志行之篤
重於朝廷擢自從臣預國機政多引大體沃于朕心
維董正治官之初介東臺管轄之寄歷選在列汝往
惟允夫堅一心以在王室康萬事以亮天功汝之任
也其尚勉哉

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尚書萬事所出丞所以筦其要門下三省之首侍郎所以貳其長朕稽于古義以正官號故合是寵秩以命吾共政之臣非天下之材足以協朕之謀繫人之望者夫豈虛授某莊毅忠篤通于古今列於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爲選首使文昌左轄之任舉瑣闥叅議之効明六官紀綱上之所以齊下者無所撓四方奏列下之所以通上者無所壅以弼予一人而亮成庶績尚懋厥志無忘訓詞

給事中制

有事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駁其違者而正之覆其善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發驛遣使申寃滯察苛撓莫不總焉其任可謂煩且重矣朕董治正官之始思得其人以稱厥位以爾具官某忠篤強毅明於理體勞閔甚茂朕惟汝嘉列之東臺公議所屬惟精敏不懈可以統治要劇惟剛方不苟可以辨白是非爾尚慎于厥脩朕方觀汝之效

左右常侍郎制

左右之臣以騎從乘輿職在獻納可謂親且重矣非器識操行屬乎朕心夫豈輕授某老于文學練達治

體舊惟共政勤烈在時某直諒多聞篤於自守先帝遺朕調護有勞皆以耆名明列于秘殿是用考擇於衆寵以茲任朕惟爾之試用已效必能秉誼不渝惟爾之博通古今必能補朕之闕往祗厥服豈煩訓詞

字存勤
字本

左右諫議大夫制

諫議大夫掌議論舊矣今列于從官實有言責事無大小皆得開陳當其可從則爲之更命令易取舍固朕之所虚心而聽也朕方於天下之忠讜惟恐不聞則居是任者直已以事上夫何間哉某器識強敏明于今古俾職獻替僉曰汝宜夫能通上下之情而使

朕立於無蔽之地治道之所繇出在汝能任其任可不勉歟

字本與
稱字

二起居制

孔子稱言動以禮天下歸仁焉矧託于王公之上言而為令動而為法故必有左右史從而記之所以照得失明勸戒能稱茲任蓋難其人某文學優深操行慎潔執簡簪筆有列於朝今朕順于古義以考定官儀是用正爾之名俾仍舊服其尚謹于書法以無曠于厥司

左右正言制

左右之臣以言為職事有得失關於理體利害繫於人情或方兆於幾微或已施於命令論皆可及。詎無不從選用特殊寄屬惟重正官之始得士尤艱某綽有時材通於世用獻替之位宜服寵名夫上之求乎下者患乎難知下之求乎上者患乎難達使耳目之任無蔽藥石之規必聞尚惟汝能以助予治

諫官制

某純明廣博信古知經今用爾之長俾有言責夫言人之所難言爾無不盡而聞之如恐不及朕豈敢忘其尚懋哉無或容而已矣

經字以兩
宋本始似
今字為是

中書令制

虞氏之咨四岳惟亮天工周家之建六官以為民極朕參千古義質以今宜以右省典正於鈞衡以中臺總持於綱紀兼是重任時惟宗臣播告在廷其聽新命某敏于學術優有時材以經遠之謀彌綸治具以察微之智練達事幾繇展采於禁林遂陞華於宰路協宣勞力積有歲時朕惟授職以量能宜循名而責實稽先王之作則以正百官起多士之赴功庶康萬務眷言舊德申以異恩維化原實繫於內樞俾首斲諧之任維政本一歸於會府仍躋端揆之崇寵秩所

字本

加委成彌重豈獨儀刑於列位固將叙正於彝倫於
戲威一德以格皇天輔予于治釐百工而熙庶績待
汝有為其務迪於壯猷尚思齊於前哲體茲注意維
往懋哉

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尚書中書門下三省本天下之務而侍中令僕射為
宰相之任舊矣自唐政不綱而失其守今朕董正治
官使三省之長皆復其任而於尚書左右丞左右省
侍郎秩有升降使貳吾任政之臣夫綱轄之地與御
史更相察舉所以警官邪明憲度而侍郎於左右省

小字本

無不統理則其所繫於體尤重非傑出之材不在茲
選某官端方篤實學有本源預于政機人望惟允其
強毅忠厚通于古今謀謨廟堂休有令聞是用命爾
以為選首其尚體余所以處爾之重勿苟勿隨使百
工庶尹皆知爾之不私于法罔敢不正而政令之自
上出者罔不得宜以稱朕所以作則垂法始今行後
之意爾可勉矣予有望焉

小字本

中書舍人制

朕稽千古以正百官使循其名以效其實寔惟舍人中
書之屬以典掌命令為任而况列於侍從則又職在

論思方朕明紀綱定憲度以為民極之初非能見於文章何以究宣朕意非能通於世用何以彌綸庶務進在茲位不其重歟某官某忠正仁篤達于古今其文足以代王言其智足以謀治體斷自朕意以為選首其尚尊爾之學以善于訓詞奮爾之庸以裨于政理使爾能稱厥職而朕預於知人其惟勉哉以祗厥服一作敘

知制誥制一

典掌書令之任為左右之臣非獨在於潤色斯文而已固當論思治體以輔朕之不逮朕博考天下之材然後有所拔用則於付授豈不慎哉某強識敏學通于理要砥節勵行忠篤不回朕惟汝嘉使在茲選朕有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之慮汝則思輔以謀猷忠於獻納朕有作則垂憲施命以告四方之志汝則思達以文辭見於號令使汝為稱任則朕為得士豈不休哉尚其勉矣以服厥宜

知制誥制二

贊為名命之臣法當得侍一作從非獨在於討論翰墨發揮詔號而已必將講明治具思獻其可以弼予違故非其人夫豈虛授某敏有時材優於學術擢於不

次俾典訓詞維能守其所聞可以輔予不逮。維能明於體要。可以見於文章。其尚懋哉。方觀汝効。

尚書左右丞制

本天下之政者尚書也。本尚書之紀綱者左右丞也。蓋衆職之治亂萬事之廢舉糾而正之。實其任焉。今朕董正治官使尚書續其舊服以僕射爲任政之臣。而六卿各遵其職。至於綱轄之地。所以警官邪繩謬戾。御史有不舉者得弁而治之。則其繫於體尤重。是以進其位叙使得貳吾任政之臣。非望臨一時朕豈虛授某明允忠篤通于古今。列于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爲選首。其尚體予所以處爾之重。勿苟勿隨。俾百工庶尹知爾之无私于法。罔敢不正。稱朕所以作則垂憲。始今行後之意。爾可勉矣。朕有望焉。

左右司郎中制

尚書天下政本。左右司紀綱之地。故郎選異於諸曹。非器幹望實有聞於時。莫稱其任。某明敏強濟。通於世用。宜在此位。故以命汝。創制之初。舉墜興壞。所以彌綸庶務者。待汝有爲。其尚懋哉。以承厥叙。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三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四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制誥擬詞

吏部尚書制

尚書政本而吏部天官所以考擇人材以成天下之
務近世既失其職但受成事而已今朕既正官名且
將歸其屬任立法之始推行在人其於程能議功定
勲頒爵當率厥屬謹循科條非得周材曷稱茲位某
忠厚仁篤秉義守正列于侍從休有令名是用選而
授之其務將明使朕所以作則垂憲不獨於令可行

方當施之後世蓋汝有稱職之美則朕有知人之明
尚其懋哉無替厥服

吏部侍郎制

尚書本天下之務而吏部典掌選舉至於所屬之曹
有行封爵議勲庸稽功課之事咸以咨焉近世以來
職分於他司而位為虛器今朕董正治官使歸其名
分者豈虛為哉固將循之以求其寔蓋明紀綱定制
度以釐百工熙庶績此朕志也侍郎寔二其長非獨
當脩其官且將推明新制以行今而傳後則其選授
豈不重哉某文學行義有聞於時列于從官獻納惟
允是用命爾實首茲選其體予所以擇而使爾之意
務祇厥服使政舉法行稱朕之意惟爾亦永有稱於
後世可不勉歟

戶部尚書制

戶部之於中臺為周官司徒之職掌財賦之調度金
穀之出入以待邦國之用歷唐五代征歛煩興而使
名雜出地官之職蓋存虛號而已今朕正名以定群
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寔尚書政本典領經費之
司所屬尤重博求天下之士以宜其官某誠篤強敏
智慮精密董煩治劇材力有餘民曹上卿無以易汝

理財之術待汝有為。今歲入甚廣而歲費所餘者無幾。使官用有節而餘蓄可致。公藏贍足而民賦可輕。在爾能知其方。庶幾承朕之志。尚懋爾守。以承厥叙。

以字本

戶部侍郎制

田疇生齒之籍。穀帛貨泉之計。下以制民之產。上以經國之用。地官之貳。實叅總焉。朕方因能以用人。正名以授職。俾服予事。必惟其材。某頃以通敏之姿。父更要劇之任。徃副民部。孰如汝宜。夫知農之艱難。而有以勸助。視財之豐匱。而有以均節。使公藏贍足。而私蓄羨盈。朕將觀爾之能。爾其無懈于位。

禮部尚書制

昔舜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至周并為宗伯之官。今禮部尚書。蓋其任也。威儀度數之詳。聲音律呂之別。莫不屬焉。精微之至。所以統和天人。順遂萬物。其體可謂大矣。矧今典禮。實又考擇天下之材。夫能無曠其官。以充吾所以寄屬之意。歷選在位。今得其人。某明允直清。知經信道。制作之事。舊惟討論。春官古卿。是用授汝。朕承百王之敝。方欲作則。垂憲以成。一代之典。使五禮之節。同於天地。八音之和。格於祖考。天下智謀材譎之士。得而用之。待汝能稱其官。庶幾輔

予于治無懈于位以副朕知

禮部侍郎制

夫禮之節文樂之和聲所以成三材而育萬物典掌之任秩亞春官朕方考正百工之名而大脩法度之政其於寄屬必惟其人某材出士倫學通經術宗伯之貳爾往欽哉其思先王制作之方而務知治民易俗之要其於理體非在於鍾鼓玉帛而已尚稱厥職以副予作則垂憲之心可

兵部尚書制

中臺政事所出兵部司馬之任所以典總師徒揚國威武至於按圖辨地駕乘庫兵司存之事莫不咨焉今朕考古以正官儀將使處其名者必効其寔由是以推朕之志明紀綱成法度焉八座之貴夫豈輕以屬人某明達事幾好謀能斷列于侍從忠益居多夏官古卿是用顯授朕患今之兵不與農合故因保伍之法脩閱試之令庶夫使民知兵近於古義夫寃宜朕意使吏能奉承而民皆嚮勸以共武之服時汝稱職可不勉歟

兵部侍郎制

夫兵天下之備誰能去之自士不出於井地而將非

六事之人歷世以來皆知古之宜儆而患夫勢之難行朕獨慨然有志於是故脩保伍之令明戰陣之教先王之跡庶或可幾經營之勤心亦至矣惟是夏卿之亞實參典領之司方正官儀尤慎推擇其材敏忠篤明習治體圻父之貳往惟汝諧夫能獎誘務農之民悅趨講武之政馴致有漸而彌綸不踈惟無廢爾之勤可以輔朕之志尚思自勉以服訓詞

刑部尚書制

昔舜命臯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蓋刑者所以助治而非致治之本也其縱入輕重得失之際人之舒慘繫焉此古之聖王所以未有不先慎罰也今朕悉心以正庶官之任而中臺八座典司邦禁選用之體得人惟艱某明允通博資以術學服采于位厥聲顯聞秋官古卿是用命汝蓋前世之治斲雕為樸破觚為圜而憲網踈風俗美朕甚慕焉爾尚體朕之心折民以恕使辨訟自息而王政寔明可不勉歟以輔台德

刑部侍郎制

刑者所以禁人爲非而聖王之所尤慎中臺總領之任秩貳秋官之崇朕方正名以稽群吏之治而大脩

制度之文必惟其人俾服予采某慈恕忠篤明習法令參執邦典莫如汝宜夫能使民無冤亦已善矣推之可以至於使民無訟爾尚勉哉以承予綱紀四方之志

工部尚書制

昔舜咨于衆疇若予工群臣薦垂往祗厥序蓋繕修興造程衆藝飭五材國家之務不可以不屬之其人今中臺起曹寔踐其任矧屯田虞衡平水之職莫不隸焉正名之物其選尤重某材力强敏周于計畫更閱內外時稱汝能俾服冬官蔽自朕志夫詳明品式以訓在建事使費省於國力寬於人至於墾地山林溝洫之政莫不畢舉皆汝守也其尚懋哉以率厥屬

工部侍郎制

夫飭五材程在事國家之務所不可已也故共工之職任屬非輕朕方若稽舊章財正官號思得智能之士以副采擇之詳某開達敏強明習典故冬官寵列俾介厥司考究制度之文紀綱脩繕之政在爾能舉其職以稱吾經理萬事之心其尚懋哉往祗厥服

禮部制

朕正群司之名而責其實歸天下之務而本之尚書

故郎選甚高。維春官之屬禮樂所出，宜得智謀材諳之士，以脩厥官。某業履望實見於世用，考擇於衆，莫如汝。諸其尚體予董正治官之意，於夫創制之初，明紀綱，興曠廢，惟知其要，乃能圖其詳。惟悉心以祇厥服。

主客制

朕甚重郎吏之選，欲以斂群材，責功實，典客之任，列於摺曹。維時間右人宜服茲寵，國家之有賞典，所以待汝者為。

膳部制

牲豆酒膳辨其儀，數而修其政。春官之屬郎秩甚寵，詢求材實，爾允發言，尚思欽承，以稱推擇。

駕部制

輿馬輦乘之奉郵驛，圉牧之治中臺，要務主以郎曹。敷求得人，伴任吾事，夫駟之頌，養馬之詩也。蓋其大旨曰：思無邪，然則為政之方，斯可知矣。能識於是，夫何遠哉。

庫部制

甲盾弓矢之器，乘輿鹵簿之式，武藏之任，郎選甚高。得士於朝，屬仕惟允。夫稽功實以勸賞，朕方必行，悉

忠力於事為爾尚無懈

都官制

係累春儲之人恤其廩給而申其訴競主以郎吏國之舊章爾惟惠慈宜蒞厥職尚思奮勵以稱敷求

東本

比部制

內外經費之事總於句考之司郎寔主之位重省闕爾惟明敏宜能厥官惟時懋哉以服予訓

司門制

門關筦鍵之事啓閉出入之節總其籍賦而審其禁令郎官之任爾允詢求尚敏勞能朕將考察

屯田制

弊屯戍之兵服畝畝之事所以益邊省饋佐國裕民郎於中臺總其政令用爾之敏宜能厥官徃服寵名無忘奮勵

虞部制

蒐田有時而澤梁有禁虞衡之守所以遂羣生而參化育中臺典領咸屬汝材其思順鳥獸草木之宜以稱朕愛人及物之意

水部制

川瀆隄防宣其利而備其害四方萬里之遠郎實總

吳

領秩甚寵焉爾以周材朕用選授夫知水之不以障
而導之使行此成法也推而見之於事待爾能稱其
官

御史中丞制

御史府持吾邦法所以糾官邪繩不恪輔予于治非
秉義純篤望寔敷于上下不稱其任某強毅肅哲以
提其身博學精識通于世用是以考擇于衆寵以茲
位夫有守正向公之志又有能辨是非之明抗論於
朝使賢不肖忠邪不失其寔此法之所以爲治具而
能佐吾以善養人之意使汝能宜其官則朕爲得其
所屬尚體予訓其惟懋哉

知制誥授中司制

典掌明命總持憲綱非博學有文強毅忠篤曷可以
兼斯任哉某志行清夷材資敏達更踐內外試用惟
允論思禁掖肅正朝端蔽自朕知拔於不次惟明於
體要可以見於訓辭惟公於是非可以施於刺督尚
懋厥守方觀爾能

中司授大中大夫制

朕正名以定百官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矧風憲
之臣紀綱所屬曷可以不明其任哉某強敏開達

一作

學通古今擢典訓辭遂持邦法宜專分職以應新書是用進爾之階品在第四俾爾納忠宣力得壹意於中司以董齊衆工肅正內外庶余之作則更制罔或不虔在爾懋哉知其所守

責御史制

中執法所以糾官邪繩不恪也其可以自爲欺且怠歟某拔於䟽遠之中服在此位宜殫忠力以稱所蒙而接劾大臣旣非其實稽其分職則自餒焉朕爲之優容俾從薄責而進對之際公肆誕謾屬史推窮欲辨明其論其情則懷詐比其治則瘵官夫身任紀綱之司而抵冒若此雖朕欲貸汝而如公議何所守侂州尚仍階品徃新厥志庶蓋前愆

御史遷郎官制

御史董攝紀綱肅正朝廷於政之有不當于理於臣之有不協于極皆得言之故吾甚重其選爾有列于此能勤厥職雖歲月未久而風望甚高命有司奏爾之課於法當遷吾不得留易之郎位使爾勉自効能不擇官則吾於報功亦有異賞爾其勉矣無忘訓言

御史知雜制

臺無大夫中丞則御史之首當專決庶務實總邦憲

朕選於衆然後屬之其人豈不重哉某敏茂直清通于學問輟自右史往踐厥司夫振舉紀綱以闡明法度糾繩衰慝以肅正臣工朕方虚心志在於與人爲善爾能苦口無患於不得其言其尚自強以充公論

監察御史制

御史持國紀綱所以糾官邪齊內外選衆而授厥惟艱哉爾好古知方強於自立刺察之任往其欽哉惟不回于爾心以無撓于余法在知所守可不勉歟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四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五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制誥 擬詞

秘書監制

帝王之治必有圖籍之藏又擇當世聰明拔出之士聚於其間使得漸磨文學之益獎成其材以待國家之用故書省之設吾不計近功而要於廣畜德所以厚其禮秩而艱於用人庶以明朕好古樂善之勤而勵學士大夫之行也某多識博聞操守純篤諸儒所尚令聞惟舊延處茲位蔽自朕知夫尊其所聞而行

之不倦使輔於世教而其効可言非獨優游冊府而已在爾自強以承朕志

著作郎制

麟臺著作之任即以詞學為之必惟其人爾以材選惟能明於理要乃可見於文章其尚敏於厥脩朕方觀汝之効

皆字本

秘書郎制

秘藏四部之圖籍郎所守也職清秩美必也屬之其人爾以材稱俾服茲選尚惟敏於畜德朕方觀汝之能

正字制

是正文字之官實為儒學之選宜體育材之意勉思蓄德之勤

殿中監制

分職殿內參侍左右監總六尚之官以供服御之事位視九列禮秩甚優正名之初考擇惟慎某明習吏治勞閱有聞選於在廷俾踐厥任往其祗飭無忘訓詞

殿中丞制

丞於殿內參總六尚之官而察其稽失出於公選首

六

以材升尚務欽承方觀汝効

太常丞制

丞於奉常參總禮樂之事祠祝之儀惟學古知方乃能不失其守尚務祗飭以服官箴

宗本

衛尉卿制

典領宿衛之官地親責重位在九列禮秩甚隆考擇其人屬任惟慎某忠篤謹信濟以材敏周廬屯候之士武庫弓鎧之器徃顓總治僉曰汝諧其尚懋哉以祗朕命

太僕卿制

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蓋親近左右有輔導之義矧車府廐馬牧監之政莫不咨焉非得其人曷稱厥位某材質敏明久更器使司馭之選汝惟克諧其祗厥官以服朕命

大理卿制

折獄詳刑之事朕所重也典領之官位在九列正名之始選用非輕某明吏治通於法令廷尉之任僉曰汝諧往其欽哉以率厥屬

國子祭酒司業制

學校之法雖使之通經術治文字然要其大致則在

元學上卷之三十五
三
於明上之教以導民養人之材以成俗故師氏之位必惟其能某質性粹冲術業通博訓誨之任宜正寵名夫行其所知以先游學之士使風化之出自京師始待爾稱職可不懋哉

太學博士制

博士以文學爲官往者列於成均其秩未正朕登之朝序所以尊庠序之教而勵士大夫也爾以經行選用往服厥官蓋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惟是懋哉

少府監制

百工伎巧之事展采備物之政典領之任位視列卿正名之初考擇惟慎某明習吏治勞閱有聞選於僉言俾踐厥職尚其祗飭以服訓詞

軍器監制

繕治戎械訓工程作之任置監典領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某明習吏事勞閱有聞選於在廷俾踐厥位尚其祗飭以服訓詞

大宗正丞制

司宗之於國族門內之治也然合遠近之屬而齊之有不得專於愛者其於斟酌緩急恩義之際信難處

哉故其屬有丞以參聽其事而交脩其官考擇爾能
俾在茲選夫親九族以刑萬邦此有國之先務也其
體朕心往從而長服茲是訓以欽厥司

諸丞制

丞於有司參其政事而察其稽失以材選擢尚懋爾
勤

知開封府制

開封府朕建國焉天下所並奏衆大而俗雜尹正之
寄非仁篤公勇材任煩劇不能稱其職今朕脩定官
儀正其名號固將考求其實使効見於事則用人之
際豈輕也哉某爽邁開達練習治體闕試惟舊功
顯白處以茲任莫如汝諧夫慈惠足以煦養惇弱剛
嚴足以帖伏姦強然導民之方尚有可識使四方有
以觀則而朕有以仰成在汝勉哉以稱朕命

開府儀同三司制

開府之於榮名重矣矧優其禮命視于三事故其品
爲第一所以隆崇大臣古今之通制也朕順于舊典
考正官儀惟是首於文階是用制其祿入秩莫厚焉
非時宗工夫豈虛授某材資桀異識慮閎深莊重足
以鎮浮精明足以成務熙帝之載有贊元經體之庸

提將之符有折衝綏遠之效。今百揆攸叙，方內靖嘉。時乃之功助朕，致此是用峻其名秩。申此寵章，夫褒有功顯有德。朕於尊獎近輔之心，可謂至矣。親百姓撫四夷，爾於將順朕志之義，可不懋哉。尚體至懷，往承厥叙。

開封府獄空轉官制

京師天下之聚，俗雜五方之民。至於智或侵愚，強或凌弱，巧偽滋出，獄訟繁興。統理之難，為日已久。某明敏開達，曉習吏事，輟自禁近，屬之尹正，以公於奉上之志，絕阿以附下之私。摘發姦欺，動而必中。彈治豪右，勇於敢為。使縲紲無非罪之嗟，囹圄有空虛之效。求之近歲，罕能及此。聞于朕聽，時惟汝嘉。夫賞所以褒善而勸衆也。進官一等，疇爾之庸。其尚懋哉，以永來譽。

樞密遷官加殿學士知州制

典國樞要之臣，協相帷幄之謀。彌綸疆域之事，夙夜不懈。風力施於省，決精明用於思慮。蓋勤且煩，如是而歷時且久。豈朕優禮耆舊之意歟。某忠嘉惠和，德操惟邵。先帝所遺，以輔朕躬。當國本，兵戩言惟允。而屢辭幾政，每請彌確。志不可易，朕所重違。是用改進

文階延升祕殿乃眷東夏處以近藩衍食真封併加嘉
寵數朕於隆崇近輔時其勞逸使得自擇出入之宜
可以為有恩矣爾於廼心王室罔以內外無忘益勵
始終之節其可以不勉哉

記白器有

侍讀制

蓋用儒學之臣入閣侍讀所以考質疑義非專誦習
而已其列於分職始自開元一而朕尤意嚮之某博通
今古服在從官茲選甚高屬不爾惟允朕以未聞於史
者究觀前世之變而至夫理亂興壞之際未嘗不反
復焉其悉所知以輔朕志是為爾守其往欽哉

殿前都指揮使制

朕擇材勇之士備宮屯之兵以宿衛京師填紂方夏
置帥殿陛屬之董齊非強毅忠勞閱試惟舊不在茲
選豈非重歟某篤實沉雄明於策慮護邊制敵身有
顯庸茲用命爾就列大廷典綬王旅建旄立纛為國
藩翰爰田真食並錫寵恩夫兵有擊刺射馭之能有
坐作進退之法教習可以程其技節制可以閑其侮
然能使之合心一力則在知所以附之能使之取威
決勝則在知所以用之審如是焉厥惟艱矣蓋熟之
於易所以圖其難得之於素所以應其變非造形而

後定計非合戰而後屈人故師飽於逸而朝廷尊馬
肥於休而夷狄叙惟予之武以無敵於四方則爾之
良亦有聞於來世往遵辭訓以服厥官

使相制

在昔大雅所歌成周之盛呂侯申伯並為國藩休父
太師實將王旅出入踐更之雖異中外屏毗而則均
時予宗臣分保近服蓋循斯義以告在廷某精慮造
微翹材絕衆崇論閎議富于文辭強識博聞飽於術
學繇禁林之獻納任廊廟之弼諧浸更歲時休有功
烈而屢形懇請願避煩幾雖敦譬之甚勤顧壯懷之
難奪是用錫之士宇寵以節旄視宰路之等威益爰
田之恩數徃釐東夏外倡庶邦予有式群辟之典彝
爾其底迪予有覃四方之德澤爾其布宣以來輔於
本朝以阜康於生齒配于前哲屬在老成其代天工
矧久聞於大政廼心王室尚思告於嘉猷

節度使制

有地千里治兵與民內衛京師外拊疆場非文武器
幹望臨一時朕所寵嘉不在茲選某溫良能斷沉靜
善謀直道著於當官周材見於經務承流宣化善政
有聞綏遠折衝壯猷彌顯是用錫之士宇授以節旄

生齒寔繁屬爾以安輯師屯甚衆諉爾以訓齊以作股肱之良以爲國藩輔輔之重無忘忠力庶訖外庸惟亮天功待汝守四方之効無輕民事副予安百姓之心尚體眷懷豈煩多訓

節度加宣徽制

維昔牧伯長帥之官有土與民共于外服所以爲國藩輔今方鎮之任連數十城之地籍兵與衆而授之建旄立纛殿于大邦以作衛王室亦惟用稽于古非文武之特才擅一時孰能稱茲選哉厥有顯庸宜加寵命廼揚乎號以告庶位某莊毅足以任重肅括足以裨身有能斷大事之明有克勤小物之慎考于僉議付以成師宣化承流實裨治體折衝綏遠克暢武經故能紓朕之憂副人之望夫德茂者其賞異功隆者其報殊是疇其底績之勤錫以宣猷之號揆于常典非朕爾私蓋位重者其憂深祿富者其責厚名數禮秩朕旣無忘爾勞功實事爲爾尚協朕之志矧夫填臨塞路總領兵防班籍聯于輔臣謀畫參于國論其思勉勵以副眷懷

軍帥制

爪牙之臣典領周衛非特強主威以鎮内外也蓋禮

彌盛者備彌飾上下之節然也則任吾事者豈可以非其人哉某沉勇忠實勞閱有聞蔽自朕心俾供厥服仍遷位等其尚叙承

將軍制

朕有連營列校之衆以宿衛京師鎮撫諸夏能使士齊而奮其惟統督之臣求之在廷其選甚重某忠勇仁厚將以教謀使治吾軍必能副朕所屬今閱士之藝朕皆親臨拔其異能而汰其疲軟其於撫循訓勵之方可謂至矣爾於典領惟公賞罰可以服其心惟篤恩信可以致其力使處則有以養朕之威出則有以揚朕之武待爾任職稱朕意焉

都虞候制

士之以材武宿衛左右者其選甚精而虞度候視於軍中者其任甚寵某忠勇有勞一作勞閱宜在此位進遷使號其往欽承

都知制

門闈房闈之間朝夕給事非謹信忠篤以烏可處斯任哉某服勞左右閱歲已深淑慎厥躬朕所考察俾率厥屬往惟汝宜其思永于厥脩尚終綏于榮祿

內臣制

給事長秋服勤惟舊今其老矣思就便安錄爾之勞宜進位等尚思祇服以稱朕恩

責帥制

朕拊士於閒暇之時蓋將責其効也至於臨敵逋亡朕雖假之以恩而將帥之臣則當濟之以肅使紀律章明然後威可勵而士可用也爾握兵之要宜知其職而潰卒之入煦煦受之勞問餉給如勞歸師使夫三軍之衆將何視焉有苟簡姑息之心無守正奉公之誼閩外之事朕孰賴哉議罪正刑有國之典奪其逐職處以偏州尚自省循茲為薄責

監司制

分部而使連數十城事之與奪吏之絀陟係焉古方伯之任也其選甚重固無假人爾脩潔純明治行強敏刺督之寄往共厥服夫能使政舉刑清和樂交於上下人足家給富饒洽於公私皆汝守也可不念哉

廣西轉運制

自既開百粵而地盡南海提封萬里莫不內屬本朝之制始分桂林以為西部非獨鎮撫吾民亦以綏馭山居谷聚並海之蠻夷故將命而使其選常重爾嘗試而可用是用任屬懋柔遠則能邇其務宣布上恩

輯寧異土無失朕指徃欽厥司

蜀轉運判官制

西南之地延袤數餘里外臨殊俗內雜谿谷諸蠻列州成縣以保安吾民境大人衆故屬部爲四而利居其一最遠且險參於使事其選甚高求於在廷是用屬爾夫保民以仁而懷遠以德茲朕所嚮其徃欽哉

轉運使制

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故命使部之臣推擇能吏使度材具舟以濟其役爾應其選歲課甚優是用遷秩京司以爲爾寵朕於臣下之勤勞雖微且遠

監司制

分部而使連數十城事之與奪吏之絀陟係焉古方伯之任也其選甚重固無假人爾脩潔純明治行強敏刺督之寄徃共厥服夫能使政舉刑清和樂交於上下人足家給富饒洽於公私皆汝守也可不念哉

廣西轉運制

自旣開百粵而地盡南海提封萬里莫不內屬本朝之制始分桂林以爲西部非獨鎮撫吾民亦以綏馭山居谷聚並海之蠻夷故將命而使其選常重爾嘗識而可用是用任屬惟柔遠則能邇其務宣布上恩

輯寧異土無失朕指往欽厥司

蜀轉運判官制

西南之地延袤萬餘里外臨殊俗內雜谿谷諸蠻列州成縣以保安吾民境大人衆故屬部爲四而利居其一最遠且險參於使事其選甚高求於在廷是用屬爾夫保民以仁而懷遠以德茲朕所嚮其往欽哉

轉運使制

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故命使部之臣推擇能吏使度材具舟以濟其役爾應其選歲課甚優是用遷秩京司以爲爾寵於臣下之勤勞雖微且遠無所遺矣則爾之自効可不勉哉

陝西轉運使制

分部而使兼地數千里治兵與民與夫征賦之出入自陝以右則又與疆場之事具於寄屬必惟其人察于在廷無以易爾夫使督課明而政事舉經畫當而財用足吏與士皆悅而勸兵與民皆贍而靖爾之任也其尚起哉

提舉常平制一

朕憫農之不易故擇材諳之臣分部四出以平其政令而佐其衣食之業爾以能聞當是任屬其務知朕

之意在於惠民往慎厥司慰彼黎庶

提舉常平制二

朕憫夫農之艱且勤故詳為勸助之政又擇能吏分部四出使推而行之爾以材聞預在茲選其思宣布朕恩使敦本業之民安其田里而足於衣食則爾為能稱其職可不勉哉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五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六

南豐後學邵蕤校刊

制誥 擬詞

知州制

昔先王之法導民以德齊之以禮而有耻且格後世不及然破觚以為圜斲雕以為樸禁網踈闊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猶為近古朕甚慕之今能與吾共成此理者其唯循良之吏乎以爾為能與在茲選使刑罰清而風俗美爾能善於其職則明考察而公賞勸朕豈貳於必行其尚自強方觀爾効

知河陽制

盟津冀豫之域背河向洛成臯之間天下之重地也山川之固爲國屏翰分土而治非文武之特曷可以當選授哉某以材進拔閱試已孚俾仍近班往祗厥服有生齒之衆屬爾撫和有連營之師待爾綏輯尚茂循良之效庶寬西顧之憂

知軍制

開建城壁本以輯治軍旅今四方旣平而假守之臣實任民事列於有土之官矧湖北並邊寄屬尤慎爾以選擇往祗朕命夫能宣布因心威以拊循吾人而懷附異俗則爲善於其職尚思爾守無替訓辭

通判制

州有治中以欲助其長綱紀衆務舊矣今列城之守皆有貳焉蓋亦其任也爾以考擇往祗厥叙尚思稱職以報朕恩

罷館職加官制

夫爲官擇人處其名者必任其事而儒館之設有位號而無分職使學士大夫將何以效其實歟是用命爾進階一等而罷其虛稱其有異能朕將明試以功庶爾之材得施於用以成朕招俊又康庶位之意焉

其尚懋哉

賞功制一

王師西討爾能奮力行陣斬獻首馘稽諸賞典宜進官榮爾尚勉哉益圖來効

賞功制二

擐甲執兵人之重任賞信而速所以勸功爾爰整我師徂征西土大殲醜類來獻厥俘圖爾之勞進階一等尚思奮勵以侔異恩

團練使駙馬都尉制

大長公主吾姑也位號禮服褒崇光大國有彝章蓋其下嫁必得勳閥之門良能之士然後可以成先帝愛育之仁而稱朕隆崇之誼其貴舊家子內外行完是用選見于廷命之進尚圖兵重任倅馬美名兼而授之蓋稽故事夫恭儉靖慎可以保令問而綏寵祿茲惟朕訓汝尚勉哉

磨勘轉官制一

吏之在位者積歲月之勤應有司之格必有甄進以明勸獎此國家之典也今序爾之勞遷位一等徃思祗服以稱朕恩

磨勘轉官制二

朕謹名分正官守以董齊百工至其有試用之勞無踐履之玷則皆稽其歲月法有甄進所以使吾勤事之吏知所勸也今有司比爾之課應於遷格宜升階品以允新書其服朕恩往思來効

軍功制一

惟羌稔惡世盜西疆理將殄除內自生變致天之伐非朕敢私爾躬提偏師摧陷醜類震動河外宣明國威破竹之功成在旦夕賞不逾月朕尚遲之用遷爾官以勵衆士能殲大憝當有異恩

軍功制二

河外之地我之舊服羌能靖縱則以昇之今其將亡自相戕害爰命討伐蓋將天威某沉勇有謀提兵以出獻俘斬馘屢奏厥功擢進使名以昭信賞能殲首惡尚有異恩

軍功制三

朕惟羗之猖狂內相賊殺致天之伐爰命六師止除罪人復吾故地而已爾握兵而出屢以捷聞蓋夫軍賞之行速則衆勸是用進爾之秩以激士心尚有不次之恩以待凱還之喜

新及第授官制

朕立學以養天下之材設科以進其造秀之士其於
教導推擇欲成美俗於四方得辭能於庶位者可謂
盡其意矣爾以經行文學選自朕躬命以一官將觀
汝效往祗厥叙思稱朕恩

責將制

汝始以微功進朕不次用汝而屬之守邊乃冒吾法
出蠻夷之中發人採金無出入之籍有侵盜之形朕
惟不欲數使遠人煩於追逮繫獄也寧失汝罪不究
窮之

堂後官轉官制

吾調兵于外而號令節制之繇中出者汝以宰屬與
於治文書赴期會能辦吾事進秩一等以獎爾勞尚
思恪勤無墜厥守

詔

勸學詔

朕惟先王興庠序以風四方所以使學士大夫明其
心也夫心無蔽故施之於己則身治而家齊推之於
人則官脩而政舉其流及遠則化民成俗常必繇之
古之所以長人材厚人倫者本是而已朕甚慕之故
設學校重學官之選而厚其祿凡欲以誘誨學者庶

幾于古也而在位者無任職之心承業者無慕善之志至於師生相冒挾賂爲姦囂訟囂然駭于衆聽而况欲倡率訓導洽于禮義磨礱陶冶積於人心使方聞修潔之士克於朝廷孝悌忠篤之風行於鄉邑其可得乎朕甚憫焉故更制博士而講求所以訓厲之方定著於令以爲學制予樂育天下之材而庶幾先王之治者可謂至矣自今有敦行誼謹名節肅政教出入無悖明于經術者有司其以次升之使聞于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于爾衆士有偷懦怠惰不循于教學不通明者博士吾所屬也其申之以誘導使其能有易於志而卒歸於善固吾之所受也子旣明立學之教具爲科條其於學者有獎進退黜之格以昭勸戒至於學官其能明於教率而詳於考察有得人

之稱則待以信賞若訓授無方而取舍失實亦將論其罰焉明以告爾朕言不欺尚其懋哉無詒爾悔

勸農詔

夫農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業莫重焉一夫之力所耕百畝養生送死與夫出賦稅給公上者皆取具焉不幸水旱螟螣之菑徃徃而有可謂勞且艱矣從政者知其如此故不違其時不奪其力以使之明特

曰析以授之差地之腴瘠以處之春省耕秋省斂以助之詩曰饁彼南畝田畷至喜言上所以勞之也又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言上所以勸之也其獎勵成就之者如此朕自承天序內重司農之官外遣劭農之使爲之弛力役均地征修水利或一雨愆期則憂見於色或一穀不成則爲加惻怛有復除之科有賑恤之令夙夜孜孜焦心勞思者凡以爲農也今耕者衆矣而尚有未勉墾田廣矣而尚有未闢豈拊循勸率有所未備歟抑吏怠而忽不能宣究歟有司其於農桑之務益思所以除害興利詔令已具者無或墮闕所未盡者勿憚以聞要使緣南畝之民舉忻忻然樂職安業洽於富足稱朕意焉

正長各舉屬官誥

蓋聞堯之治曰百姓昭明舜之治曰四門穆穆然則當是之時在位皆君子其是非不惑可知也故堯欲釐百工舜欲熙帝載求可任者皆訪諸四岳因四岳以命禹又因禹以命稷契臯陶因羣臣之臣僉曰以命垂益伯夷因伯夷以命夔龍其審官用賢不自任其聰明而稽之于衆如此然存於書二帝所命者羲和九官十二牧皆官之正長也至於屬官則未有二

帝嘗命之者其遺法之可考則周穆王命伯景同為太僕正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自擇其官之屬者官之正長之事此先王之成法也漢魏以來公府郡國亦皆自辟其屬而唐陸贄請使臺省長官自擇僚屬蓋上下之體相承如此以周天下之務此古今之通理也今朕董正治官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使在位皆君子而是非不惑此朕素所以厲士大夫也故凡官之長貳朕既考擇而任之尚書政本也自郎已下用吏甚衆其令僕射左右丞尚書侍郎各於其所部員有未備者自舉二人以聞朕將擇而用之其未用者亦識其名以待用朕稽于古以正百官稽于衆以求天下之士其勤可謂至矣惟官之長貳之臣皆朕所屬以共成天下之治其尚體朕意所舉惟公以應朕之求所陳惟實以嚴朕之詔其得材失士有司其各以等差具為賞罰之格朕將舉而行之賞吾不恪罰亦無捨非獨搜揚幽滯庶幾為官得人亦將以觀吾大臣之能使朕得與衆士大夫合志同心以進天下之材作則垂法行之于今以詒後世追于先王之成憲無令唐虞有周專美于古不其美歟咨爾庶位其諭朕意一作

懷

賜高麗詔

蓋聞在昔夏后分天下爲五服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而聲教之盛東漸于海朕甚慕之顧德不明何以逮此而爾東國之君欵誠內附數遣使者乘不測之川獻其方貢惟爾之義朕實寵嘉宜有異恩以稱勤恪而爾比緣養痾以醫爲請眷然東顧朕預憂之是用擇遣方技之官具舟以往爾惠彼一方神明相柞藥劑所補以時康寧達于予聞欣慶方屬而遽馳僚從來致謝章覽以慰懷獎勲良厚爾乃自祖以來保又彼土其尚頤精神強飲食格于眉壽以均福于有衆使爾有世濟其美之功而朕預聲教及遠之休其始自今永孚于好

策

擬代廷試進士策問三首

策問一

朕有志於卑漢唐之治而欲比迹於唐虞三代之盛故於書無所不學而通其意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講而極其本末於人之材長養成就之者甚厚求而用之者甚至於民之務憂勤思念者甚詳撫而綏之者

甚力患風俗之敝也正己以先百姓而明於教示患
政理之陋也稽古以定制虔而謹於持循欲斥大疆
土也勞於經武欲懷附夷狄也廣於推恩人之所欲
者不敢違人之所惡者不敢強賞不敢以喜而濫刑
不敢以怒而淫群臣之進對者夕請而朝見之四方
之奏事者旦入而暮報之未嘗有聲色之娛未嘗有
畋遊之好不營宮室不崇苑囿衣服飲食取具而已
兢兢業業不敢暇逸日慎一日十有六年于茲矣惟
先聖王之烈雖自視歆然竊察其用心如朕者亦可以
無憾矣然古之大有爲之君必有天效於天下至於
之難變也夫先王之教其本豈易於身先之其具豈
易於崇庠序廢爵賞修政刑以將之與今之所務者
同也然以今方古違從之效異何也豈今之所知者
不明所尚者不審歟抑人散久矣不可以復化歟子
大夫待問于廷其以經對

策問三

朕獲承祖考懼德不明故小大之事躬親省決以夜
繼日不敢自暇而政未加善側身踐行兢兢業業不
敢自逸爲天下先而俗未加厚崇庠序之化信賞罰
之法以開導而士未加勵憫農惠商補其乏闕除其

疾苦以勸助而民未加富礪器械教士卒所以經營之者甚具而武事未立也定制度正官號所以彌綸之者至備而文治未洽也至於百工未昭彝倫未叙四民未盡得其職萬物未盡遂其性中國之勢或詘於夷狄九州之地未一於舊服是一皆戾古豈朕之不敏所知者非其要所繇者失其統歟抑群臣之在事者不稱其任不能輔朕歟將乖繆之習久更革損益之始其功難見歟朕之待物者未嘗不以誠而下之應上者皆文具而已是何故也意朕之所爲與古之所以致治者無異而其效之不同何也二帝三王秦漢以來迄于唐及五代雖功德有間然其所以治且昌與夫所以衰亂失之者其跡可考其原必有在方其治且昌也所繇之路本末先後其一致歟抑有殊也其衰亂失之也浸漸積累所以致之一揆而已邪抑不然也知古今明治亂子大夫之職也其具著于篇朕將親覽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六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七

商豐後學邵廉校刊

表上

謝中書舍人表

伏承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者甫上程篇遽塵寵任
 載惟遭遇倍集兢慙中謝蓋聖君難諭之情將欲施
 於號令得當世能言之士然後達於文辭矧今綱理
 四方彌綸庶政肇惟新之王度備久簡之官儀計謀
 常越於拘孿注錯舉為於希闊豈伊凡庶可測高深
 方當覺悟邇遐使徧知於上意訓齊內外用丕變於

群心尤資演暢之材。曲盡丁寧之旨。布爲邦典。茲謂
人文。顧在臣愚。豈堪此選。伏惟皇帝陛下。超逾千載。
特起一時。躬堯帝之聰明。而不忘講學。集成湯之勇
智。而無勸咨。詢惟左右。前後之臣。有耳目腹心之寄。
尤非淺識。所可叨居。如臣性實滯蒙。器非廣博。知自
強於名節。耻陰附於貴權。無回緣毫髮之扳。援有積
累。立山之忌嫉。晚逢睿聖。獨賜收憐。褒加特異。於常
倫。進用每從於中。出猥以五朝之大典。屬於一介之
孤生。已愧缺然。將安稱此。敢期誤寵。仍寘近班。敷導
訓辭。懼空踈之難。強追參諷。議憂蹇淺之易。窮於月
滅。流落之餘。以蒲柳衰殘之質。自循涯分。曷副恩榮。
雖日月之光。何加於潤色。而天地之德。無待於論思。
然臣素堅好古之誠。粗識愛君之義。旣抗顏而就列。
敢恕已以懷私。謹當尋繹舊聞。用闡揚於名命。激昂
懦志。庶補助於謀猷。仰答主知。誓殫臣節。臣無任

齊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就差知齊州軍州事。已今月十六日到任。
上訖。顧以諸生。備茲煩使。據非其所。懼不克堪。中謝。
伏念臣素乏他長。偶知好學。議先王之制作。嘗究本
原。論夫子之文章。頗探闡奧。歷事聖君於三世。與游

儒館者十年不知苟曲以取容但信朴愚而自守比緣私計請貳外藩嗟疾病之餘生困米鹽之細務方指期於滿歲將垂翼於故棲遽此外遷處之劇郡維般陽之列壤實季崩之遺區習詐而夸著流風於在昔多盜與訟號難治於當今比試用於此邦必咨求於強吏蓋因能而任官者不違其分則量力而受位者得竭其材豈伊懦懦之資可副浩煩之用恐殫精思無補毫分然而繇積累以冒恩實養成之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周萬物明照四方在踈遠迂賤之中而察其所守無左右遊談之助而知其所長故令覆露之仁及此滯蒙之質敢不無忘夙夜勉盡疲駑行歸于周久自安於直道老當益壯誓無易於初心仰望闕庭臣無任

襄州到任表

伏奉勅命就差權知襄州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緣同氣之私恩陳便親之微志就更善郡得侍安輿中謝伏念臣素堅嚮學之心幸遇好文之主備名儒館十有三年然而三易外邦五回星歲此亦再過於雙闕未嘗一對於清光常存傾藿之誠雖知向日居有戴盆之勢何以望天而臣昨治濟南最爲煩

劇野有群行之盜里多武斷之豪馴致肅清始熄凶
殘之害自強柔懦頗殫竭感之勞令者獲就安閑少
休疲鈍出觀美俗尤多漢廣之高入奉慈顏不憫汝
墳之瘁茲為竊冒厥有端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獎
引士倫推崇世教小藝片言之善偏長一曲之材皆
欲養成未嘗棄廢故令優佚俯及孤蒙敢不拊慰此
民宣明上德永念沉碑之舊自顧何功未忘投博之
勤庶幾小補臣無任

洪州謝到任表

伏承勅命就差臣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
馬都鈐轄已於今月二十四日到任上訖撫臨便郡
獲奉於親闈總制屬城寔兼於故里中謝伏念臣志

雖擇善材不過人玩思詩書無出倫之異見遊心翰
墨多涉俗之塵言竊食累朝備官儒館智非早悟曾
不習於人情學匪兼通固難堪於世用茲緣私請得
假善藩惟八換於歲暮已四臨於外服幸遇非常之
主未奉燕閒實當難得之時獨無稱效儻獲伸於肝
膈冀少益於毫分伏惟皇帝陛下恭儉愛人聰明好
古卑漢唐之近事慕堯舜之遠圖臣敢不上體聖心
勤脩民政奉行寬大方盡瘁於茲時補助高深庶納

忠於來日仰望旒宸臣無任

福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授臣守本官直龍圖閣就差權知福州已於今月初九日到任上訖列職內朝分符督府荷收憐之俯及省孤陋以何堪中謝伏念臣蹇薄多艱戇愚少與遇繼承於興運未進望於清光至於九換歲暮常從外徙四臨州部曾未代還茲者備延閣之美名假東甌之劇郡顧惟同氣亦預改藩但虞人品之輕莫稱主恩之厚然臣最為寒族實奉偏親臣弟旣適於遐陬臣愚固難於遠役理當懇請輒舉冒聞雖未賜於矜從亦終寬於僭黷頗識事君之義敢忘奔命之恭惟皓首之慈闈抱累年之宿疹去牛衣辭訣泣涕分馳計音信之往來殆將萬里阻晨昏之定省各在一涯足感動於人情況親逢於孝治草萊弱質素依及物之仁犬馬微誠終冀因心之恕再念臣撫臨城邑勞問士民皆狎處於太寧但遵行於明詔則臣實慚尸於廩食曷補報於寵靈皆出誤知致慙冒處伏惟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躬神聖之姿而兼容小善履富貴之極而深達下情在於隱恤之心豈間么微之跡敢不誓殫勤瘁匪懈夙宵懍海徼之

幽荒布德音之寬大承流寵寄方自效於驅馳反哺
愚情冀尚蒙於憫惻仰望旒宸臣不任

明州謝到任表

臣於去年十二月於江寧府准福州公文送到勅牒
一道就差臣權知明州當月十八日於真州據進奏
官狀准中書孔目房帖子臣乞迎侍老母赴任不行
已於今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預於分土愧在
假人竊自省循懼無報稱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有聰
明睿智固天縱之高姿有恭儉慈仁不世出之琦行
上嘉堯舜之際下悼漢唐之間以超曠之迹爲可追

以苟簡之治爲無取甚盛德之事敏於絕倫大有爲
之君審於在已所以更張庶政憂憫百姓之心至於
推廣大恩鎮撫四夷之略無忘夙夜匪懈斯湏其志
之所存則有孔之卓其行之以力則有禹之勤若夫
甄序群材蒐揚衆論一作長一曲之善半辭片說
之工遠自巖穴之幽深旁暨草萊之踈賤莫不從容
賜對以盡其情委曲因能以收其用可謂三代以後
特起之盛時千載以來幾希之嘉會而臣濫中臺之
優秩玷內閣之美名然而荏苒十年周流六郡當陛
下闢四門以延天下之士而臣未得一望於清光遇

陛下開數路以來天下之言而臣未得少陪於末議
蓋茲遠跡最爲多竒故雖抱於愚忠每自安於靜晦
竊恃皇明之必照終期素蓄之獲伸昨者爰自江吳
就更閩粵喑有畏塗之阻藐無將母之因賴上威靈
致寇攘之熄滅屬時休慶獲稼穡之豐登旣此蒙成
且將滿歲輒露由衷之請采紆及遠之仁召自天涯
還之闕下已慰循陔之念更諧拱極之誠方攬轡以
在行復分符而補外維鄞江之列壤寔浙右之名邦
素號寬閒可容尸素尋敷陳於奏牘冀迎心奉於輕輿
紆是微情未回洪造已宵行而祇命甫夕惕以當官
眷是遐陬邁此昭旦來廷之國實爲出入之途表海
之城方始經營之緒仰荷選掄之寄敢忘策勵之勤
矧皆稟於成規庶可圖於薄効再念臣比更遠守久
去偏親出自推恩幸茲易地環走已臨於新部相望
猶邇於舊封仰晞天日之光未親戶牖俯計晨昏之
戀尚隔庭闈眇是羈單了無黨助每益堅於已志獨
有待於主知自効驅馳敢廢資忠之義庶依長育未
愆致養之私傾葵藿之一心極蓬茆之丹懇論疇有
在之死無渝仰望冕旒臣不任

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就差權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比從閩粵中易句章益起堅城以強表海之勢閑開列館以待來廷之賓皆承規畫之餘方始經營之緒程工省費俾無靡敝之材計力與庸俾無發召之役以至屬材能而董事分什伍以庀徒已略具於科條可粗施於士吏身方督作匪懈於服勞法有避親遽蒙於易地竊陪京之寵寄申將母之微情輒冒恩榮何堪報稱中謝臣竊觀前籍所載千載以來大道鬱而未彰莫承于古王者疏而不作無甚茲時在理可推久衰必復去五代八姓寢微之弊肇自

宋興承一祖四宗丕顯之謨實在陛下蓋繇體粹精之睿質執剛健之純誠運獨斷之明則天清水止昭不殺之武則雷厲風行故能並起百工越熙庶績追二帝三代之甚盛行兩漢有唐之所難使天地人神莫不順序兩暘寒燠罔或違時厥戴德者田耕井飲之倫蓋游泳於遐邇之內其蒙澤者蟄潛嫗伏之類無殞殍於胎卵之中寶鼎靈芝聲流於樂府來薤嘉穀實切於太倉至於武庫斂藏之兵羽林閱習之伎匠盡其巧而工妙擅於一時士盡其材而精銳軼於近代威靈所覆夷貉允懷是以扶桑戴斗之區度索

尋樟之國來於四海之外。曾無一歲之虛。蓋令不待期而萬里奔走。治非有跡而九域阜安。可謂不世之宏休。難名之盛烈。夫應之福者。既極其厚。則報其貺者。必盡其隆。方當秩盛禮。大樂之文。薦諸清廟。采增封廣禪之義。類于名山。於以較著日新。拔出之顯庸。闡布天錫未昌之大業。臣性姿固塞。人品眇微。獨於輩流。素嗜文學。如得鏤諸金玉。述陛下赫赫之功。播在筦絃。紀陛下巍巍之德。措之六藝。而無愧。告諸百世。而無疑。庶幾不後古人。可以昭示來者。存於肺腑。積有歲時。然臣籍雖預於內朝。身屢更於外服。已彫零於齒髮。久轉走於東南。曾未得廁望塵於清蹕之間。參第頌於從官之後。惟堅悃。欲効毫分。今者獲便養於親闈。預分憂於輔郡。上體焦勞之意。敢忘夙夜之勤。宣化承流。方盡駑駘之力。望雲就日。但傾葵藿之心。注仰冕旒。臣無任

賀熙寧四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
今月十三日。樞密院遞到赦書一道。以宗祀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臣已即時集軍州官吏。將校等。宣布訖。伏以奉承聖考。升配上天。秩盛禮於法宮。推大恩於率土。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有聰明好古之質。有恭儉

愛人之誠。兢畏萬機。仔肩一德。燔柴展報。既昭告於元功。嚴父致隆。又推明於極孝。越成釐事。均布鴻休。草木昆蟲。皆令受賜。華夏蠻貊。莫不歸仁。臣心係北。辰身縻東土。永懷故事。難求汶上之圖。獨遠清塵。方嘆周南之滯。想望旒宸。臣無任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今月初七日。遞到赦書一道。以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臣已集軍府官吏將校軍民等。宣讀訖。伏以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

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若有徧覆并容之。大度有防微慎。獨之小心。不從遊畋。不近聲色。無紛華盛麗之好。無便僻側媚之私。歲時吉蠲。以承七廟。左右順適。以奉兩宮。其功施於人。効見於事。則宅仁由義。搢紳之徒。成材於學校。超距蹋鞠。熊羆之旅。養勇於營屯。甌窳汚邪之收。充於倉廩。關通和鈞之利。阜於市廛。家有豫樂之聲。人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召。休應自殊。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近則金石之聲。一作音鳥獸忻蹈。遠則干羽之舞。蠻夷駿奔。象齒旅於闕廷。龍媒納於闕廡。是謂六府三事。

字本所
鴻傳

皆可以詞。四海九州。罔不率俾。蓋巍巍而特起。非瑣瑣之能闕。前世議泰山之封。謀梁甫之禪者。度崇比大疇。克登茲陛下。抑而不圖謙。以自牧。以謂先后一作王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隕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齊明薰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已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於宗祊。柴燎之蒸。焜於郊兆。幽隱昭答。神靈顧懷。無疆惟休。方寢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群元。稽參典彝。定著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蠲罪生目。而棄瑕疵。錄勞能。而縱逋負。顯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旣交於冲漢一人之慶。遂及於鼓蠕乎于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臣被學最舊。蒙恩寔深。莫侍甘泉之祠。獨嘆周南之滯。第從臣之未嘉頌。未効薄材。望屬車之清塵。但馳遠思。想仰宸宸。臣無任

賀元豐三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今月二十日樞密院遞到赦書一道。以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已即時集軍州官吏軍民。宣讀訖。竊以昊天無聲之載人。莫能名先帝罔極之恩。物何以稱。維總章之正位。秩宗祀之鴻儀。可薦至誠。用伸昭報。中

賀伏惟皇帝陛下躬夙戒之聖質而博古多聞經特起之大猷而一虛心廣覽振千齡之墜緒紹三代之遐蹤霈澤之所涵濡太和之所煦嫗華夏蠻貊無一夫不獲其宜草木蟲魚無一物不遂其性爰求祭典用告王功蓋諸儒之說爲不經則折衷於孔子而近世之事爲非古則取法於周公罷黜異端推明極孝以尊莫大於祖故郊於吉土以配天以本莫重於親故享於合宮以配帝恩義兩得其當情文皆盡其詳徹俎云初均釐甚廣君哉台呈矣實難遇之昌期魏乎煥焉信非常之盛禮臣幸逢建熙洽未奉燕閒一違前蹕之音四遇親祠之慶青雲多士皆預橋門之聽觀黃髮孤生獨歎周南之留滯仰望旒宸臣不任

賀克伏交趾表

伏觀進奏院報安南招討司已克伏交趾其首領李乾德具表乞降者螻蟻之微自投必死乾坤之大終許更生惟德及於幽遐實均慶於中外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順稽古憲叙正民彝鬯聲教於四方壹書文於萬國嗜海隅之昧俗肆井底之狂謀聖恩所懷凶氣自失雕題交趾心服於威靈大賂南金歲遵於貢職允出止戈之武是稱無敵之仁臣遠守藩維獲聞

捷奏永懷竊抃實倍常情臣伏恨職守所拘不獲稱慶闕庭臣不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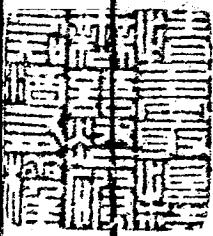
慰慈聖光獻皇太后上仙表

本月二十日太皇太后遺誥奄棄宮闈者承問震驚失容號慟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伏以太皇太后表儀三世德首於人倫保佑兩朝功存於王室遽違孝養未究遐齡無間近踈實均歎慕伏惟皇帝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伏恨方守印章不獲躬詣闕庭臣無任

謝賜唐六典表

伏蒙聖慈賜臣唐六典一部者冒貢微誠敢徼寵賚獲盈私望特出異恩中謝竊以繼正觀之造邦維開元之稱治財成唐典本庶務於尚書則象周官綴舊聞於經禮行之當世垂及方來伏遇皇帝陛下接五聖之休期振千齡之絕業號令風采卑秦漢而不言網紀文章體唐虞而特起爰因廣覽俯逮遺編俾加鏤板之傳賜及在廷之士顧最踈之庸下忘輒請之妄逾猥荷并容預均蕃錫敢不自強衰退悉意闕尋竊典故之緒餘少裨寡陋審官儀之委曲益勵疲駑臣不任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七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八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表

謝熙寧五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伏蒙聖恩賜臣熙寧五年曆日壹卷者竊以振舉舊章推明新曆欲謹天時之正俾諧人事之宜藐是孤生與均寵錫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力行大道惇叙彝倫贊天地而平四時理陰陽而成萬物爰茲頒朔咸暨有邦臣敢不深究土風詳求氣序躬勸耕桑之業輔成坯冶之仁仰望闕庭臣

無任

謝熙寧六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熙寧六年曆日一卷賜臣收管者一與外符之寄再蒙班曆之恩久矣去朝幸茲拜賜中謝竊以天地陰陽之動不得違時虫魚草木之生必皆有政故茲告朔宣布有邦伏惟皇帝陛下兢慎萬幾協諧五紀式謹王正之授俾知民事之常臣敢不動靜詳觀夙宵祇奉庶召和平之氣用禪化育之仁臣不任

謝熙寧七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七年曆日一本者顧慚孤拙與被寵靈中謝竊以陶唐之定四時稽于曆象虞氏之齊七政審以璣衡蓋求於天道者能盡其宜則施於人事者不違其序伏惟皇帝陛下聰明好古仁厚愛民深原制作之方務協生成之理存於垂憲尤重穎正臣久去闕庭遠臨藩服惟竭遵承之力庶符欽順之心臣不任

謝熙寧八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八年曆日一本者竊以治曆于中所以察天時之運動班正于外所以

謙

自此以後
字李臣
官一

一王度之推行舉是彝章施于有土。中謝伏惟皇帝
陛下至仁不世盛德無名協五紀以遂群生。合二儀
而成萬化。廼明告朔咸俾守藩。臣敢不悉意究詳勵
精遵奉。庶盡承流之効。俾無作事之違。仰望闕庭。臣
無任

謝熙寧十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熙寧十年曆日一卷。賜臣者竊
以推行歲時天道所以化育考正曆度人事所以財
成故頒朔之舊章爲守邦之先務。伏惟皇帝陛下德
兼載懣仁及昆蟲體履中和。叙九疇而開物欽明象
數齊七政以導民。臣獲奉王正親承聖詔念闕庭之
方遠藐然江上之身感星晷之屢新尚嘆周南之滯
仰望旒宸臣不任

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元豐元年曆日一卷者一
遠闕庭十移星曆顧凋零於齒髮無報補於毫分。中
謝伏惟皇帝陛下叙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
陽寒暑罔不若時草木昆虫舉皆遂性循用頒正之
典寵詒分土之官臣幸備守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
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惟體在民

元豐類集 卷二十八 三
之意庶裨及物之仁。仰望冕旒臣不任

謝元豐三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元豐三年曆日一本者竊以脩人事者必也正時明天道者在於治曆爰從頒布俾一奉承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則大居尊體元凝命成六府三事之叙合志於虞遂八政五紀之宜同方於禹是遵人統用謹王正獲以守邦預於受朔勸函土耕桑之業方務承流采堯民作息之歌庶知戴德仰望旒宸臣不任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功德疏表

伏遇皇帝同天節臣預於本州天慶觀鷲嶺興化禪院大殿上建置道場一月日及設齋功德疏各一軸金鍍銀軸頭紅羅複封全上祝皇帝聖壽者竊以績禹撫期蓋自天而開迹生商肇祚實與世以爲歸故預託於坏鎔皆永思於一作戴戴燾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性由仁義德備聖神維候紀於長羸屬祥開於震夙是敢致嚴道妙嚮意佛乘庶將不轉之心用獻無疆之壽臣無任

英宗實錄院謝賜御筵表

伏蒙聖慈以臣等編脩英宗皇帝實錄今月十四日

開局賜臣等御筵者方次舊聞已叨優禮省循非稱
慚負奚容中謝伏以先帝功德之殊將傳後世儒者
文章之用正在此時猥以空踈誤當屬任甫磨鉛而
就職遽置醴以均恩寵異群司幸踰素望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永懷先烈務廣孝思故因始於信書俾特
豐於燕豆所懼不能名乾坤之至德摹日月之大明
上以副陛下顯親之心下以盡愚臣歸美之志惟粗
明於書法庶少補於素餐臣等無任

代皇太子免延安郡王第一表

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克
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者寵踰於德愧甚於
榮輒露危誠仰干睿聽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
以衮衣備物禮均上宰之崇土宇分封位列真王之
貴非智能足以謀國勞烈足以及人屬在休明詎容
玷冒若臣者侗然固陋眇爾稗蒙雖甫逮勝衣習為
容於趨拜而方思就傳賴齒學之漸磨庶幾識古今
之通方知國家之大體施於為已可以持循必也當
官覲無違曠已叨分於將鉞復誤假於公主虛冒鴻
私未伸薄効敢圖獎渥荐及謏微視儀數於三台超
爵名於五等既加真食仍益爰田固非錄善而量能

又異校勞而數最。將安稱此。自顧缺然而况皇帝陛下處父子之間常先義訓。君臣之際每徇公言。伏望察臣精懇之由。衷不顧小嫌之反。汗許還新命。俯遂微情。使臣得奉定省於晨昏。稍安幼志。報生成於天地。更待壯年。臣無任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二表

伏蒙聖慈以臣所上表陳乞蒙恩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克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特賜批荅不允者輒布愚衷未回宸聽仰闕誨諭彌集兢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明德懿親在天功而有助隆名重器爲國論之所歸然後材位不浮望實相稱若臣者夙依煦育生處深嚴雖無好弄之心甫逮垂髫之齒方圖講學知臣子之大方庶得周旋奉君親之素教敢意靡緣績用荐被寵靈遂兼將相之榮仍極王公之貴雖參諸邦典或故事之可循而質以人情實煩言之可畏顧茲冲昧尤積震惶伏遇皇帝陛下新一代之彝章革千年之流弊方循名而責課以官方而任人其於明信賞罰之科必先於近然則推至公之誼宜始於臣惟特寢於誤恩可曲全於拙分使乾坤之施不累於私親則塵露之微庶幾

於報上臣不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克彰武
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乞蒙賜批荅不
允仍斷來章者祇膺詔版彌積醜顏蓋崇大於宗藩
以盛強於帝室豈伊獎渥可假幼冲中謝伏念臣器
匪夙成材無特異徒歸依於鞠育每親炙於高明欲
善在身忘髮髦之至弱知書可學慕佔畢之相從庶
絲受教於童蒙覲獲成能於壯大敢意攬攸司之密
啓循歷世之彝章寵以官儀體均於丞弼錄其爵列
秩右於公侯揣稱何堪踰涯已甚知隆名之難冒迫
大號之旣行控避莫從震惶滋集此蓋伏遇皇帝陞
下心潛高厚智極精微推廣愛之仁以隆於父子盡
大公之義以篤於君臣故舊典之當行雖至親而莫
間致茲異數猥及譟能臣敢不仰體聖懷勤遵慈訓
省躬擇術庶不蹈於匪彝臨事知方或可收於近用
臣無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太后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克彰武
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免蒙賜批荅不

允仍斷來章者竊以盛威儀於宰路以重朝廷強形
勢於宗藩用臨方夏宜兼獎渥屬在親賢誤及幼冲
倍深兢惕中謝伏念臣蒙休宸極託蔭慈闈未闕六
甲之書甫在兩髦之歲揆材至薄曾無特異之資知
善可遷竊有自強之志已塵高位愧乏微勞詎意仁
恩更崇命秩抗等威於元宰躋爵列於真王自顧空
疎將安報稱此蓋伏遇皇太后殿下輔成世教陰厚
人倫均至愛於諸孫假餘光於稗齒致茲異數猥被
謏能敢不自勵童蒙嚮慕日新之益庶幾壯大仰酬
坤育之私臣不任

代皇太子延安郡王謝皇后牋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克彰武
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免蒙賜批答不
允仍斷來章者異其恩數兼將相之殊榮尊以爵名
極王公之寵列雖優隆於天屬必攷察於人材假是
幼冲懼非宜稱臣某以感以懼叩頭伏念臣性非蚤
悟學未少成徒依均養之私甫及垂髫之始已蒙休
於帝所獲備位於宗藩豈意慈憐更加褒進夫位崇
者德厚祿重者功高而臣無可錄之勞能冒非常之
禮秩此蓋伏遇皇后殿下彌綸內治則象坤元惇鞠

育之至仁推獎成之素志致茲渥澤誤及童蒙敢不盡子職之微勤無志砥礪荅母儀之大賜庶補毫分謹奉稱謝以聞臣以感以懼叩頭謹牋

代宋敏求知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差知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備官無効竊寵過優尚聯清近之班仍獲安閒之幸中謝伏念臣器非閑遠性不敏明徒嗜好於文章寢推移於歲月濫名儒館接武朝紳與鰲垆牧之蕃參蒞神州之劇進聞邦計出假使符會仁祖之升遐圖信書之示後起於衰病寄以討論旋躋右史之華遂冒西垣之選惟茲典禮屬在奉常猥用滯蒙首當總領悉心謀慮雖務竭於愚忠妄意變通遂自乖於素論寔干昭憲奚追嚴科荷屈法以申恩止奪官而補外罪浮於罰慙溢於顏何僥冒之使然寔務全之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剛獨斷坤厚兼容躬親庶政而炤之以明付用群材而養之以恕故俾兼榮於近侍尚容竊食於外邦仰戴生成將安補報敢不服勤夙夜期練達於政經延見吏民一作祗以誓布宣於上德庶收來效少答鴻私仰望闕庭臣無任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

犬馬之質難駐於頽齡日月之光尚攀於愛景臣藻
誠悲誠哽頓首頓首伏念臣出於悴族進以諛材文
辭講說制策之科衆稱華選儒館掖垣經帷之職世
謂清塗獨徧竊於美名蓋親逢於亨運至於總銓衡
之要劇領京邑之浩煩茂有勞能可論報稱冒寵靈
而過厚致災疾以交攻迫霜露之所侵且將漸盡幸
髮膚之無毀得以全歸方去闕庭長投泉壤輒陳遺
志猶及能言伏願皇帝陛下御六氣之和慎調興止
享萬年之祚永庇華夷再念臣偷殘息之僅存覬餘
恩之可丐敢析仁睿終賜矜憐臣有男進士崑孫男
某親堂弟茂共出寒鄉稍親薄技葑菲不棄儻微祿
之獲霑魚一作水菽可供庶游蒐之未餒伏望聖慈並
於文資內安排妄茲干澤愧在忘廉保存歿之孤蹤
託始終之大賜生而無益曾莫及於啣環死或有知
猶庶幾於結草仰望旒宸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差知太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
上訖惟此方彫瘵之舊屬比歲凶飢之餘任在拊循
懼無稱效中謝竊念臣受材不敏託勢甚微竊郎位
之寵名濫憲臺之優選因蒙中詔獲備外邦方喜便

於庭闈遽已罹於家禍苟全生理復齒班榮用久次
而得州以親嫌而易地低回積日黽勉至官忽被新
恩復還舊印江湖孤蹇之跡道路奔馳之勞甫茲即
安敢忘盡瘁自惟蕞爾何以及茲茲蓋伏遇尊號皇
帝陛下日月之光旁照萬物天地之德平施四方猥
致妄庸誤蒙器使當力行於寬惠上副至仁惟少假
於寵靈庶成薄効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賜欽恤刑獄勅書表

進奏院迺到勅一道賜臣欽恤刑獄者屬在煩暑聖
躬無倦於焦勞言念繫囚恩旨遂加於惻憫中謝伏

惟尊號皇帝陛下繼祖宗之功德體天地之生成發
政施仁恐遺於一物勝殘去殺思厝於五刑謙不自
專動遵故事眷幅員之至廣軫囹圄之未空申明詔
以丁寧飭守臣之撫視豈止奉行於時令固足感召
於人和臣與被德音當宣上意惟盡哀矜之理庶符
欽恤之心臣無任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八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九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疏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
 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臣與圖天下
 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
 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
 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
 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

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群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寔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畧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末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一作宗廟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群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一作又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廢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

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
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
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
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
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
要其所以為始。一作本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
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
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
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
古之聖人舜禹成湯又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
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
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
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
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
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
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
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
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
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
之善而克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

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
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
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
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
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
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
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
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
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
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
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
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
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
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
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
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
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
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
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
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

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久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所一作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勉一作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蔽一作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

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諳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劄子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改明州不果上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存不世出之資自在藩邸入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族德形閭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食非衣綈務遵節儉臺卑囿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未嘗從政魚其於憂憫元元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祇慎盡於纖芥晝而訪問至於日昃夕而省覽至於夜分每群臣進見接之禮篤而情通凡四方奉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略必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為世則者傳聞下土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衆慮非可闕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闊遠則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馳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震動群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効蓋刻意尚行不差毫髮縉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

惕勵無懈。須臾又非群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傳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傳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甘盤矣。及傳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叙。則自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

踰矩則傳說所稱當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爲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爲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是也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折衷

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
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
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
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
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
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
奧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
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
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
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
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
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
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歛五福之慶以大賚
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
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
毛舉叢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
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九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

南豐後學邵康校刊

劄子

移滄洲過闕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鳥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

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
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
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
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
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
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
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
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
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未同復禹之跡
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
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日久雖創始經營而彌綸
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
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
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
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
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
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于景德二
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
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驚一作警以迄于今故於是

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乂明於群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踰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衆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畧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衆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

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三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疲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

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_且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羸齋素負以致其贊_擊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襪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_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置之武夫行脩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

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訶，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與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訃詞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苟在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河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

競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未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

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囿命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繇各載除書

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
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
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贅之大指也贅
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
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
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
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
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衆職所繫尤重其所更
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須臾
累歲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
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
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
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
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
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群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
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爲內外之官選用之
備庶幾爲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
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
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
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

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闕御史一員。聽舉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周命大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踈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獎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實旣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

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為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踈密。詳加損益。取進

止

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

位也其取士之詳如此然此特於三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為率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弘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官有好文學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

藝以上補文學掌闕缺其高第其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闕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為左右內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闕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闕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

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勵之寔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厲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爲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旣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爲州屬及縣令丞郎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爲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敢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脩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旣

父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疎數一以特舉為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叙皆出特舉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

臣聞古者兵出於農。故三時耕稼一時閱武。其於四時蒐田則又率之從事。然則農之用力於兵以少言之。歲當兩月。計其大槩則今之專力之兵一當古之兼農之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其餘夫以為羨卒。闕有天下諸侯之國千有八百。以中數之。通有軍兵二萬五千為兵。四千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以今之兵一當其六。今有兵百萬。為八十倍少於古。以跡言之。其專力兼農之勢固異。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費人之財。今可謂省矣。古者兵出於農。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國無預焉。今兵出於國。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民無預焉。此今之兵又於民為便者也。秦既開阡陌而亦兵出於民。其干戈屢動則至於發閭左之戍。漢魏而下亦皆以民為兵。其轉徙殺

戮之禍嘗甚矣至于後周隋唐修列府衛而兵復近古天寶以後曠騎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後綱紀失序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于五代而國之廢置出於兵兵之禍天下未有甚於此也宋興撥亂世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歸之軌道內操師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惡子非鱗之以刑而自列於行伍非毆之以暴而自就於繩墨以鎮城邑以戍疆場非獨為朝廷之用其於天下之良民得以樂職而安業者實賴其力况又其費少於古其便多於民近世以

來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衆慮之表起百職之廢其於常武尤屬聖心今連營之士訓練精銳武庫之兵繕治工巧殆古所未有臣誠不自揆計今之事竊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庶幾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則用李漢超於關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棣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勳於昭義其備西戎則用姚內斌於慶州董遵誨於環州王彥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靈州大抵如

內弑遵誨之兵率不過五六千人皆責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銳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在乎得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考覈信賞罰以馭之而已以此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竊以古者百里之地為千乘之國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必盡如古制然今東南之隅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絕之勢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諸路之兵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邏常患不足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理必

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蓋患於救援之不繼至於廖恩之鼠竊而能稽誅於時月者蓋由追討之兵不足恩已自歸而所遣北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蓋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網理天下無所不備其於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緩急足用以銷奸萌除患於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區區憂國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擇取進止

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議經費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

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仞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旣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

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

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

蓄者計每歲之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曲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

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減五路城堡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之備在益戍兵臣之妄意謂西北之兵已多東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脩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於載籍蓋秦鳳邠延涇原環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百七十有四熙寧較於嘉祐為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為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者或在此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

矣夫將之於兵猶奕之於棊善奕者置棊雖踈取數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敵雖萬變塗雖百出而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也不善奕者置棊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敵有他變塗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士少所應者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猶之善奕也不得其

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猶之不善奕也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繇是朔方以安減鎮兵數萬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踈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爲守備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再倍則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疆場之吏謀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奕碁况之則城不必多臣言不

爲無據也以他路况之則北邊之備故以遵誓約之故數十年間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邊之臣未有稱其任者守邊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成筭以從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出萬全之畫常諉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體理之所當然况繇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變顧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事無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非聖意之所

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三軍之任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足以周此臣歷觀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故能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大定四夷軌道可謂千歲已來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叡聖有非常之大畧同符太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太祖之志以經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將之一二竊嘗見於斯文敢繕寫以獻萬分之一或有以上當天心使西北守邊之臣用衆少而得筭多不

益兵而東南之備足有助聖慮之纖芥以終臣前日

之議惟陛下之所裁擇

任將篇見本朝政要策

貼黃五路城堡據逐次降下三班院窠名數目如此竊恐係舊來城堡自來屬樞密院差遣後來逐度方降到窠名係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數目加多若雖是舊來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餘城亦是立城太多

元豐

元豐類稿卷第三十

元豐

